

【北京—莫斯科火车之旅⑩】



莫斯科到了,请您下车

□ 许志杰

【行走笔记】

佛峪胜境

□ 安立志

乘公交车从济南市区到“矿村”(一个很古老的名字)。公交站牌上是“矿村”,真名却是“矿村”。“矿”是“矿”的异体字。当地人读gōng音),“矿村”虽属市中区,短短半小时车程,仿佛城乡两重天。下车后,穿过“矿村”,向北约两公里,来到佛峪景区。

徘徊于林间的岔路口,按照老经验,踩踏明显的应为正路。于是,同行者数人,一路向右,行之不远,竟被一面巨大的石壁阻隔。奋力爬到绝壁之下,但见人迹罕至,乱木纷杂,无路可通。只好下来,返回原路。由于佛峪系一处女景区,不仅没有路标,连像样的路也没有,这导致了我们误入歧途。

如果我的方位感没有错,佛峪景区大抵像个东西方向放置的葫芦,葫芦头在东,葫芦蒂在西。从岔路口向左不远

的,下了火车提着行李开路就行,没人检票,来去自由。

从北京站上车一直坐到莫斯科的只有我们7人,一对河南的老夫妻,一对北京的情侣,一位浙江宁波的小伙子,加上我们夫妻,比这趟列车的列车员还少得多。

下车前我们早已把行李拾掇停当,利利索索地拉着行李下车就行。这个时候,两位列车长过来送我们,一位耿车长,一位王车长。他们都是军人出身,个高挺拔,威严俊秀,王车长还曾是解放军仪仗队的成员。这一路我们聊了很多,尤其是关于国际列车上的故事,耿车长是老国际了,对这趟已经行驶了半个世纪的国际列车情有独钟。他现在特别希望的是,国家的有关部门能够尽快为他们更换车底,目前这列行驶着的国际列车各种设施完全老化。不要说跑国际列车,就是在国内用,也是非常落后的了。俄罗斯铁路部门开行的另一列国际列车K19\20次,原来他们使用的也是西德造,2008年改为俄罗斯特维尔车辆厂

制造的新型列车。新车体全封闭设计,结束了我们现在仍在沿用的煤烧水炉和煤烧锅炉取暖的方式。俄罗斯的冬天非常冷,靠煤烧锅炉很难达到要求的温度,遇上最恶劣的天气,根本就供不起来,车厢里能到零上就不错了。上水的管子也经常被冻住,水上不了,各种生活用水全断。如果车上的设施更加完善、更加方便旅行,相信乘坐国际列车的乘客会明显增多。

一路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情景,上煤的车开到站台,列车员赶紧用大桶去装,再卸到车厢的煤炭堆放处。另外一个列车员则赶快下车协助车站工作人员给车厢加水,这样的场景在国内的列车上已基本看不到了。列车员的生活条件也差,没有固定的休息场所,哪里有空位就在哪里休息一下。到了夏天旅游旺季,车上人多,他们就只能在狭小的列车员休息室轮流休息。也没有餐车食堂,一路下来十几天,全靠自己带的那些东西,借用锅炉房的一角生火做饭。

这些,都出乎我的意料。还好,大家都习惯了,因为他们热爱自己选择的这份工作,喜欢国际列车上的氛围。

两位一路相伴的列车员金师傅和李师傅更是依依不舍,与我们相约济南见、北京见,来年秋天国际列车上见。国际列车上的列车员入行要求很高,毕竟有不少欧洲国家的人喜欢乘坐,列车员要会简单的俄语,还要精通日常英语。各国礼仪、风俗习惯也需要特别注意,不能犯了人家的禁忌,惹恼乘客。金师傅说,除了这些,还要看管好旅客的行李包裹,负责乘客的安全。国际列车是个国际社会,加上乘车时间长,有的人产生幻觉

了,非得下车,弄不好就出人命。在国际列车上出人命,就是国际事件。作为一名国际列车上的列车员,听起来风光,干起来却不是那么回事。李师傅如是说。甚至连对象都不好找,人家姑娘嫌我们出去的时间太长,没工夫照顾家。已经年过而立还没有成家的小李,说起来一脸的难处。母亲一个人在家,每次出来都十分牵挂,他很想赶快成家,也好有人照顾母亲。

相伴一路,深知其苦,作为乘客每天看着初升的太阳,每天都有兴奋点,不知不觉就过去了,临下车还有诸多的留恋。列车工作人员却是恨不得插上翅膀,赶快到达目的地。

我们的目的地莫斯科火车站到了,下得车来再与车长、列车员师傅相拥再见。这一路我创造了几个没有:没有洗脸,没有刮胡子,没有梳头,没有剪指甲,没有换衣服,更没有冲凉洗澡。我们乘坐的叫做高级包厢,倒是两个人一间,也有一个仅能站进一个人的卫生间,水流却是极其细,仅够刷牙之用。干脆就放纵自己一把,看看本来的我究竟啥样?所以这一路我也不照镜子、不看照片,就想在最后时刻给自己一个“惊喜”。待到宾馆,镜子面前一站,哇,还好,我还认识我自己。立此存照,立马动手刮胡子刷牙,先泡澡再沐浴,半个小时出来,完全变了样。

到此,我的北京到莫斯科火车之旅结束了。见识太多,要说的太多,但我的下一段旅程已经确定,只能与各位说再见了。希望大家再去坐一坐这趟世界第一的国际列车,相信会大有收获。

(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、知名专栏作者,出版作品多种)

听到密林中喧嚷的人声,方知此乃正路,于是沿着“葫芦”的内壁一路前行。这其实是个幽深的山洞,我们从山涧南坡往深处走,路遇茶壶泉,稍事停留,下到涧底。跨过一座嘎吱作响的木板桥,来到山涧对岸。此时已是秋末,山涧无水,落叶郁积。经龙峪观,谒祈福殿,过涧底再到南岸,前方一座山嘴,拾级而上,就是观音堂。下观音堂,隔另一木桥,有木制彩绘牌坊一座,四柱三间,上有红底金字匾额——“佛峪胜境”。牌坊建于清代,做工精细,保存完好。大约从此处开始,我们进入了“葫芦”腹中。

过木桥,登台阶,左侧石壁之上就是般若寺。行前查资料,般若寺历史颇为悠久,“按明成化间碑云,寺创于隋文帝时,今考石壁上有‘开皇七年造佛像记’,则云创于隋者,殆不诬也。”这是一座怎样的隋代佛寺啊!佛堂绝迹,殿阁无存,当年香火何在哉?千仞绝壁,山岩前突,宛如屋檐。屋檐之下,隋唐风格的摩崖石刻20余尊,佛像浮雕纹路清晰、雍容华贵;飞天造像潇洒飘逸、栩栩如生。也许正是这些年代悠远的佛像成就了“佛峪”的美名。可叹这些雕像大都破相断肢,只有难以企及的高处残存着数尊尚属完整的半身佛像。崖壁之上另有几款摩崖题刻,如“岩阿仙境”、“林壑尤美”、“舍灵馆真”、“甘露”等等,或真或草,大小不一;一丛被季节染红的爬山虎,掩映着

一处颇为别致的题刻,竟是“凝神调息凝神”;另有一些字数较多的石刻,不及备述。清代诗人沈廷芳《佛峪》诗有句:“破寺新缔葺,传闻构自隋。好峰势倒压,峩峩檐际垂。殿角云吐窟,庖侧泉喷池。”大体道出了般若寺的历史与气势。一面空旷的石壁似乎是原寺的墙壁,摆放着一尊今人塑制的菩萨像,前置香炉,身披红衫,甚是扎眼。尤感不协调的是,偌大古寺遗址,竟然沦为“农家乐”,院内摆满了简陋的桌椅;东侧两间小屋竟是厨房与仓库;院内的笼子里,装着待宰的鸡只;历尽沧桑的围墙装上了纱网(防范苍蝇也),里面有三三两两的就餐游客。

出般若寺向东不远,翻过山梁,即为佛峪瀑布。这里是一处深邃的峡谷,已达“葫芦”底部。峡谷一端,陡崖如削,峭壁如堵,每逢雨季,山水混合着泉水,从崖顶一泻千尺,水流有巨有细,喷珠溅玉,跌落在崖前的清潭内。潭前石上有字,曰“浴佛池”,是清乾隆年间痕迹。侧面的篆书“听泉”二字,行笔颇有韵味。潭水漾溢而出,流淌在佛峪涧底。峡谷另侧,半山之上,崖壁有一名泉,曰“林汲泉”,为济南72名泉之一。此泉经年累月,不分炎夏寒冬,汨汨细流,从无干涸。泉下有池,池水清凉甘冽,可为解暑消乏之饮。

回头一看,颇有几分惊异,一座孤峰从“葫芦”底部拔地而起,虽然海拔不高,但从

谷底仰望,却摩云直上,气势雄浑。相传,大禹治水曾驻足于此,故名“禹登台”,俗名“钓鱼台”,县志更有“灵台”之称。有《灵台》诗曰:“高台矗中起,方石如削成。其下俯绝涧,四围山云横。登临送夕照,相期邀月明。好与持尊酒,静听松泉声。”孤峰并非孤立,乃北侧山体延伸而来,窄窄的山体,前有古寺,后为瀑布,中间山梁,形似凹槽,显得这孤峰异常陡峻。沿石阶登上灵台,台上有凉亭,在亭上举目四望,但见远山苍茫,断崖壁立,秋林如染,道观隐现。因灵台四周林木葱茏,崖壁上下藤萝缠绕,故名“环翠亭”;又因灵台一侧即佛峪瀑布,夏季水盛,水激山谷,铿锵轰鸣,亦名“听瀑亭”。凝神“环翠”,静坐“听瀑”,在这里,山与水,林与泉,佛与道,人与神,声与光,对应着,混杂着,纠缠着,融合着,绘出了壮丽的山水画卷,谱出了优美的天籁之音。

般若寺内偶遇一位年逾八十的老者,姓李,龙洞村人,自称历史学家。据他考证,隋文帝杨坚的姥姥是济南人,因了这层关系,济南周围的寺庙、石刻,多为隋代建造。而般若寺中的观音像就是这位老者的杰作。与老者边走边聊,姑妄听之。即将走出葫芦口,路旁有一处遗址,此为当年山东军阀韩复榘的别墅。别墅已经倾圮,只剩下当年的游泳池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)

